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三十九回 乾巴老頭送機密信 機靈小子認兩姨親

上回書說到阮英被困到衙門裡面正好碰到蓋世英。蓋世英說：「我蓋世英從來不願將仇報。來呀，把道路閃開。」阮英看了看蓋世英，「蓋寨主。咱們後會有期。告辭了。」撒開兩條飛毛腿，「沙沙沙」。阮英闖出了眾人的堵截，正往前跑著哪，一看對過趙玉、唐鐵牛、殿曦嵐、金貴，還有徐文彪，他們全迎上來了。「阮賢弟怎麼樣了？你怎麼殺出來的？」

阮英說：「到府裡再說吧！」他們眾弟兄一塊回了府了，大傢伙來到客廳。一看周景龍沒睡，正在當中坐著呢。趙玉來到狀元跟前一報告，「狀元爺我請罪，今天晚上我險些把大家的命都給送了。明天晚上我再回太師府，親自捉拿麻亞裡，好將功折罪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賢弟呀，好事多磨，別著急，快請坐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可也真玄。樂寶、孟春達！」

「師父。」

「這是你叔叔，你們還沒見面呢！」

樂寶一看，「這是我叔叔？」

「對呀，他是我師弟，我師父的兒子。快過來，給你叔父磕頭去。」

「給師叔磕頭！」

趙玉忙說：「好，請起來吧。」

阮英說：「趙玉，你還別往心裡去。兄弟，明天晚上你不能去了。我們今天這一折騰，麻亞裡肯定又轉移地方了。絕不能再待在藏書樓頂上。咱們再去也是白染一水，弄不好得把命搭上。咱們弟兄好好研究研究再說，大傢伙先好好休息。」弟兄當天晚上就休息了。

第二天，大伙又坐到客廳裡繼續研究這件事。唐鐵牛心裡也很膩味。他在客廳裡出來了，正走到府門裡，聽外頭有人吵吵，「哎，去去去！」原來府門外來了個要飯的乾巴老頭。這老頭手裡拿著打狗的棍子，站到台階了，他央求這些門軍們，「叫我進士吧，我跟唐鐵牛，你們那個唐將軍，我們是朋友，我今天有事找他。」

「你別胡說八道了，你過老頭是不是魔症？我們唐將軍怎麼能跟你是朋友呢？快走走走。」

唐鐵牛一看，外邊正是那位乾巴老頭，世外高人哪，唐鐵牛一看這些門軍正攆這個老頭。唐鐵牛過來說道：「我說你們這些混帳東西，你敢慢怠我的朋友？他不但是我的朋友，還是我的恩人哪。老人家你怎麼今天到這兒來啦？快請到府中。」

「唉！這個大門口高啊，我不敢進哪。常言說：窮在街頭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哪！看我這身穿戴，拿著個打狗棍子，人家能瞧得起我嗎，現在勢力眼的人多。」

這些門軍嚇的趕忙過來跪倒磕頭，「老爺子，您饒了我們吧，您抬抬手過得去，把手一低我們就過不去了，我們給您磕頭了。」

老頭一看，「起來起來，我哪敢怪罪你們哪，我不生氣，唐將軍我今天找你有一件重要的事。」

「老爺子快到裡邊說吧，啊！你要是不進去，你就是生氣了。這些門軍都不起來了。」

「那我就進去看看。」這個要飯的乾巴老頭，跟著唐鐵牛就來到了外書房了。「老人家，您快請坐。」趕忙給老頭沏上一碗茶。「老爺子，您到這兒有什麼事？」

「唉，我沒有什麼能耐，我這個人就是到處瞎出溜，反正聽的事不少。我聽說你們還要去拿麻亞裡呀？」

「是啊！你們再到太師府也抓不住麻亞裡了，人家早就走啦，還能在那嗎？明知道你們到那折騰一通不能算完，你們還得去折騰去。蔡京那老傢伙腦瓜可不簡單啊。他這回挪那個地方，你們可不能隨便去呀。」

「啊！挪哪去了？」

「挪到一個廟裡頭，『玄都觀』哪。裡頭有個觀主，是老道，叫歐陽公。這歐陽公跟太師蔡京他們是朋友。這個老道也練過武術，據說也是一名高手，這個老道最拿手的本領會煉丹啊。當今皇上很賞識他，是通過蔡京的引見，皇上專門吃他的丹。我還聽有個傳說，說當今聖上跟歐陽公還拜了師兄弟了，他這個廟相當闊氣，受過皇封。他那兒是皇封禁地，一般人都不許進去呀，我得來這個消息錯不了，你們得想辦法到那去拿麻亞裡。」

「老爺子，您是世外高人，到現在跟我也沒報名，您就說是乾巴老頭，老人家，我想求您幫忙。」

「唉，我不行啊，我還有自個的事。我抽出這麼點工夫給你送信，就算給你們幫忙了，我要走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哎，老爺子，您說什麼也不能走啊，管什麼的吃點飯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要的不少，在那破廟裡頭哪，我要不吃就得壞了。告辭了！」

「老爺子，您不能走。」唐鐵牛一抓老頭，一把沒抓住，這老頭就走了。等唐鐵牛追到府門外，老頭可就沒影了。

唐鐵牛趕忙回到客廳，把這件事跟弟兄們說了。周景龍說：「玄都觀我也聽說過。」

宋朝年間，社會上有一股信道風氣，一般大臣全吃道家煉的丹，說吃了能長生不老。就是大宋皇上也信服這個，所以玄都觀這個老道是相當受重視的。上玄都觀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。

這時打旁邊過來一個人，笑哈哈的，「師父，叔叔們，我去吧！」大伙一看，正是唐鐵牛的徒弟樂寶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樂寶，你跟著起什麼哄，你憑仗什麼本事，敢去玄都觀？」

「師父，你徒弟就有這個本事，我要到玄都觀，我就能把麻亞裡這件事調查清楚。他若在裡面，我就能把他抓來。」

周景龍聽到這裡忙說：「樂寶，此事非同兒戲，你真能行嗎？」

「我說的是真的，您聽我說呀。玄都觀不有個老道嗎。叫歐陽公，是不是？我姨父也叫歐陽公，世上同名同姓的有的是，我去看看，他若真是我姨父，我到那兒，就能把麻亞裡的底細摸來。如果不是我姨父，我到那看看就回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小子，這個功勞該你立了，你到那看看去，你現在就走。」

「對，我現在就走。師父，我到那兒，我就說跟你們誰都不認識。」

「小子，我知道你很聰明，快收拾收拾。」樂寶收拾收拾，背個小包，離開狀元府就來到玄都觀了。

一看這個大廟有七蹬漢白玉的台階，府門緊閉。廟門上釘的都是大菊花釘子。廟宇雄偉，起脊弔角，飛簷斗拱，金碧輝煌，真闊氣呀。

樂寶上了台階，用手一敲廟門，「裡邊有人嗎？」就聽裡邊有人說話：「無量佛，善哉善哉。施主外面等候，待我給你開門。」門開了。樂寶一看，在廟門裡站著一個老道，這名道五十多歲，胸前一部花白鬚鬚，黑的多白的少。這老道長的慈眉善目。白臉。頭上戴九梁道巾，身上穿八卦道袍。下面是白襪子、雲子鞋。手裡拿著拂塵尾。「無量佛，善哉，這位小施主有什麼事啊？」

「道爺，請問這是玄都觀吧？裡邊的觀主，我怨個罪說是歐陽公嗎？」

「我就是歐陽公。」

「您就是歐陽公啊！姨父，您不認識我啦！我是樂寶啊。」樂寶「撲通」就給歐陽公跪下了。還直哭。

「快起來起來。你再說一遍，哪個樂寶啊？」

「姨父啊，我爹叫樂海，您忘了嗎？」

「噢！你就是那個寶兒啊！」

「不是我是誰呀。那時直淌鼻涕，現在我長大了。」

「孩子，你怎麼找這兒來了。快，進來，進來，到我軒堂去說話。」把樂寶拉起來了，廟門關上了。歐陽公領著樂寶來到他住的房間。「快坐下，我剛沏的茶，喝點水。」

樂寶真哭，這眼淚「嘩啦嘩啦」往下直掉。「姨父呀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。你知道我找多長時間哪，有一年多啊！」

「你爹爹我聽說去世了。」

「我爹早就死了，我跟著我媽長大的。去年我媽也去世了，我成了孤兒了，也沒人帶我了。我聽人說您在東京呢？我到處找，哪也打聽不著，好不容易我今天到這兒才找到你。姨父呀，我這回可不離開你了。」

歐陽公也掉淚了。他把眼淚擦了擦，說：「孩子，你現在不沒處去嗎？」

「我沒處去。家裡的破房子也塌了。我也不能再回家了。」

「我沒有兒子，孩子你就是我的兒子一樣了。你姨媽也早年去世啦。」

「姨父，沒給我再娶姨媽嗎？」

「唉，無量佛，善哉，我現在已經出家了。何談再婚，你就是我的兒子，就住在我這兒，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。」

「姨父，從今以後我也出家當老道得了。」

「唉，你怎麼能當老道呢，老樂家就你這麼一個兒子，過些日子我給你準備些錢，給你開個小買賣。你呢，娶妻生子，安居樂業。還子，你不能跟姨父我學呀。別說別的啦。你還沒吃飯吧？」

「沒有，肚子餓得咕嚕咕嚕直叫喚呢。」歐陽公哪，把飯給端來啦，樂寶吃了飯。「姨父，我謝謝您啦！」

「唉，還謝我幹什麼哪，從今往後你就跟我住到這兒。屏風外邊這張床我睡，屏風裡面那張床就是你的。」

「哎，姨父，廟裡頭還有什麼人哪？」

「廟裡有一個香童，侍奉我的。端個茶捧個水什麼的，後邊還有做飯的兩個大師傅。其他人都沒有。」

「哎！沒有外人就行。」

「孩子，到這兒來，不准亂走，聽到了沒有？」

「哎，我知道。」

「好了，該安歇了。」

說話天黑了，掌上燈燭。樂寶一想：「我選個姨父他不能看出我的破綻來，因為我裝的挺象。他怎麼沒有提麻亞裡的事呀。乾巴老頭說麻亞裡就藏在他這裡呀，我姨父備不住學壞啦，跟蔡京一個鼻子眼出氣啦。這件事非同小可呀，不能隨意往外說呀，時間長了他也許能告訴我。我自個出去溜達溜達。這個廟不算太大，一晚上也溜達差不多了。再說麻亞裡他也不是個小花針，別在哪看不著，他是個活人哪。「姨父，你睡吧！」

老道脫衣服。「你不睡嗎？」

「我要方便方便，上茅房。」

「茅房啊，就在房山頭哪，拐過去就是。」

「唉，姨父您先歇著。」

樂寶出來了，他往四崩看了看。靜悄悄的，這廟裡一點聲音也沒有。「唉呀，麻亞裡這小子叫我姨父給藏哪了！」他繞來繞去繞到東半邊。他剛在這兒站住，聽東院那個院裡「騰騰騰……」有動靜。誰練武呢？麻亞裡那個小子聽說他不會武術。這是誰呀？下去看看去。樂寶一縱身上了牆頭了。他一看東邊外頭還有一個衙衙，不算寬，衙衙那邊還有一道牆院。就是那個院。樂寶由牆上跳到衙衙，由衙衙又跳到那個牆頭上，他爬上頭往裡一看，在當院站著一個大姑娘。這姑娘有二十四五歲，白靜靜的一張長方臉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大眼睛毛嘟嘟的。這姑娘長的很文靜，很大氣。頭上青綢子手絹罩頭。穿著一身青胡縐的短打，腰裡係著白汗巾子，蹬著一雙香牛皮的小靴子，手裡拿著一把寶劍，正在院裡練劍呢。樂寶一看，他明白這個劍招，是八卦劍。這是誰家的姑娘啊！這劍練的真好。「好！」他嗓子眼一刺撓，嚷出去了。喊得有點怪聲怪氣的。

這姑娘忽然停住劍式，抬頭一看，看牆頭上有人。「下來！什麼人三更半夜的，瞎喊什麼？連點人動靜都沒有。下來！」

這麼一罵呀，樂寶也掛不住了。「下去就下去，怎麼的。」「騰！」樂寶跳進去了。腰裡把鐵笛子掏出來了。

「你喊什麼好？」

「那我願意喊，我的嘴。」

「看劍！」這姑娘寶劍就向他刺去了。樂寶一閃，用鐵笛子一招架，跟人家姑娘打了不過三個照面。人家姑娘刺他，他把寶劍躲過去了，先躲上面沒躲下面。姑娘寶劍一刺，他躲開寶劍，但是姑娘下面這一腳他沒躲開，「啪」把樂寶踹出去三尺多遠，就趴地下了。姑娘剛想上前，樂寶趕忙他起來，一縱身「噌」就上牆頭了，兩手一扶牆頭，還沒等爬過去呢，姑娘把腳脖子給抓住了。「下來！」

「哎喲，我不下去。」「噌！」樂寶一縱身跳出了牆頭。姑娘沒抓住地，把靴子給擱下一隻來。樂寶趕忙一縱身又跳回太廟的院內。「哎呀，嚇死了，差點沒把命搭上。」他一推門回來了。「姨父，我回來啦。」

「你這個茅房怎麼上這半天啊！」

「我今天覺得肚子有點不好受。」

「快睡吧，天不早了。」

「哎。這就睡。」老道也沒發現他被人把靴子擱掉了一個。樂寶就奔他那個床去了。

正這個工夫聽外面有人敲門。「爹呀，還沒睡哪？」

「啊！是玉蓉嗎？」

「爹，開門哪，我有點事找您。」

「啊，進來吧。」老道下床趕忙把門給開開，姑娘就進來了。「爹呀，您這個院裡有沒有來壞人嗎？」

「啊？我這個院裡哪來的壞人哪！玉蓉啊，來，我給你引見引見。樂寶啊，出來，這是你表姐歐陽玉蓉。」

「哎！」樂寶一想，丑媳婦怕見婆婆也不行啊。由後邊出來了，還光著一個腳丫呢。「表姐，給您磕頭。」

「爹，就這小子，剛才他在房上怪聲怪氣地叫好。」

歐陽公說，「樂寶怎麼回事呀？」

樂寶說：「您也不用吵吵。姐姐，剛才我去上茅房，我聽那邊有人練功夫，我爬上牆頭，一看，正趕上嗓子眼一刺癢，我喊了個好，嗓子警扭，聲兒差點兒，姐姐，你別生氣，我是你表弟，我叫樂寶。」

姑娘一看是個小孩子，今年才十五六歲，這氣還小一點。「唉，快起來吧。爹，他是我表弟呀。」

「可不是怎麼的。是這麼這麼回事。」

「你真夠淘氣的，以後可不許這麼做了。」

「哎，我以後再不這麼做了。」

「你那個靴子還在我院呢，我去給你拿去。」

「好。」歐陽公一看還光著一隻腳哪。姑娘一會把靴子給拿回來了。「爹，你們睡吧，我走啦。」樂寶一看，這姑娘跟我姨父沒在一塊住啊，在那個院。看起來我這個大表姐，也是女中的英雄啊。歐陽玉蓉走了，歐陽公把門門上了。把燈吹了。「樂寶啊，快睡吧。」

「哎，我睡了。」

樂寶能睡穩著嗎！他翻來覆去地在想，我幹什麼來啦，我是找麻亞裡來的，唉，在不在這呢？我姨父是牙縫也沒露啊。「當，當！」二更天了，老道他睡著了，樂寶他剛想起來，就聽外面有人敲門。「當當」「歐陽道長，睡了麼？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我，南老道。」

樂寶可聽的很清楚。

「這是誰？怎麼聽著象南烈門哪？」樂寶他在屏風裡面蔫巴癩的把耳朵貼到屏風上。「我聽這個南老道說什麼吧。」

歐陽公在床上他就坐起來啦。先喊：「寶呀，寶呀，睡了嗎？」

樂寶裝睡。

「小孩子，睡著了。」歐陽公忙穿上了鞋，「咕咚咕咚」把門開了。

「進來吧！」來到裡面坐下了。

樂寶在屏風後面，他在縫那往外一看，正是老道南烈門。歐陽公問他：「南道長，這麼晚了，怎麼到我這來啦？」

南烈門說：「歐陽道爺，太師爺不放心，打發我到這兒來看看。太師爺這位朋友是被壞人害的，到您這躲避幾天，不知您安排的妥善不妥善。」

「我安排的很好，他不會出事的，不是暫短的幾天嗎，萬無閃失。」

「您把他藏到什麼地方啦？」

「把他藏到慈安塔的塔尖上啦，誰也不會知道。太師爺是我的朋友，他托我辦的事，我一定很好地給他辦，放心吧。」